

沈宗瀚二三事

徐世賢

沈宗瀚先生是我浙江餘姚的同鄉世交，我與他的友誼和認識，是由於先兄子暉的關係。宗瀚先生民國四年就讀北京農專的時候，有一天突然暈厥，後來移到九江會館，子暉替他診視並照顧他，當時子暉就讀於北京醫專，他們兩人不但同是千里迢迢負笈於故都的同鄉，而且還是餘姚誠意小學堂的同班同學，無異總角之交。故都這段往事，宗瀚先生後來常常說：「子暉之友誼，殊可感焉」，可知兩人的情感彌篤，後來彼此雖各為事業所忙，聚少離多，但是，宗瀚先生仍然是很念舊的。

舍間在故鄉與宗瀚先生的老家相距約三十華里，雖屬世交，但過去在大陸時，我與宗瀚先生

彼此經常在外，很少往來，都是從先兄的言談中，獲知他是一位無論治學做事都有特殊成就的學人，而且具有鍥而不捨的奮鬥精神，從不為環境所屈，待人處世，也都離不了儒家所秉持的忠恕篤敬的本色。政府遷台以後，宗瀚先生也到了台灣，在他鄉遇故知的情形下，過從的機會，便逐漸的增多了。於是，我對他獲得更進一層的認識。從他的言行中，使我聯想到餘姚鄉先賢王陽

明先生的風範。宗瀚先生在他的求學歷程中，自認爲受到影響最深的是：曾文正的自省與修養，以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。回憶他來台以後，在農復會的精心擘劃，與銳意農業的建設，導致今日台灣農業的改良與增產，助長經濟繁榮的發展，其貢獻是有目共睹的，也是有口皆碑的。對他個人來說，的確貫徹了他所景仰的王陽明知行合一的精神，而且對先總統蔣公所倡導的力行哲學，也是恪遵信奉，一心一德的在那裏躬身實踐了。

這裏特加追述我對宗瀚先生懷念的幾件往事

，以申景慕之忱。

其一，民國四十二年，浙江省政府主席胡宗南將軍戍守大陳的時候，我正供職於司法行政部

，當時因鑒於大陳需要設立司法機構，俾可隨時受理民刑訴訟，爲居民解決困難，於是便先往勘察實地的情形。大陳孤懸海外，地瘠民貧，物資匱乏，舉凡日常所需的各種食物及用品，無不仰賴台灣的輸送與供應。因此，我就謀求如能就地倡導種植各種雜糧蔬菜等農作物，大陳居民便不容易自力更生，生活獲得改善，對於安定地方，自然亦有裨益。所以，回到台北，我便前往農復會拜望宗瀚先生，就此一問題，申述已見，希望他能提出真知灼見。晤談之後，他不但欣然熱情的贊助，態度極爲懇切，而且邀請專家錢天鶴先生，爲之主持策劃，準備積極的進行。那種公忠謀國的意志，那種以民爲貴，關心民瘼的真誠，都是令人十分的感動。他給我的印象，只要振興農業，只要對國家有益，他都是責無旁貸，無不竭誠以赴，任何困難，在所不計。這些策劃，對於他都是視同休戚攸關，憂患相共的。

其二，民國五十年四月十一日，先兄子暉任

職於新竹的台肥公司第五廠主持醫務，前來台北，先在我寓中以電話與宗瀚先生約會，前往農復會辦公室與其相晤，不料於兩人相對晤談時，先兄突然不語，宗瀚先生連呼不應，起而視之，先兄竟已氣絕於沙發之上。於是急忙延醫診斷，始知係心臟癱瘓症逝世。變起倉猝，當時我在辦公室接獲電話通知後，便趕往會商，處理善後。幸賴宗瀚先生與當時農復會秘書長蔣彥士先生悉力協助之下，始將此一突發事件妥爲處理完畢。宗瀚先生遽失老友，爲之痛悼不已。後來對於先兄

的子女，無不視同猶子，非常愛護關切。先兄長女松梅，不久便考入了台肥公司服務，宗瀚先生復一再鼓勵她赴美深造，終於在美完成學業，獲得數學博士學位，在美執教有年，現又轉入國立台灣工業技術學院任教，主持應用數學研究工作。

其弟松南亦獲美國機械工程學博士學位，在美任職，均能不負他的期望。宗瀚先生生前與我晤時，輒以他們的情況如何相詢，其關懷念舊的真摯情誼，溢於言表，回憶前情，令人想到古人訂交以生死不渝的高義，如今斯人不可見，能不黯然。

其三、民國六十三年



沈宗瀚博士（右三）偕夫人（左三）與男女公子合影，右二為長

公子科學家沈君山博士。

農民增加收益，為國家爭取外匯。當時我因已退卸公職，承友人之邀，合組了一個經營鮮花外銷的外貿機構。宗瀚先生對這個鮮花外銷計劃的重視，一如他過去所致力的各項事業的關切，熱心輔導，詳盡指引，並頗注重品質的檢管，包裝的改善，蟲害的防止，都是極為中肯極有見地的切實指示。後來這事又承他的摯友農藝專家同鄉世交盧守耕先生竭力協助，為我們羅致專才

，計畫改良品質，研除蟲害等方法，以切花銷日為主，與台省中南部花農契作生產，一方面和日本關東生花市場多家訂約建立貿易關係，情況極為良好，歷時數年，頗有發展，所惜後因日本國內花農發生波折，及我國內對花卉的各種改進設施，難以開展，遂告中止。宗瀚先生畢生對農業倡導發展具有熱忱，樂於助人，在台灣固然是遺愛在人，廣受其澤，人們對他都似獲得甘棠的餘蔭，追思不已，就是在中國的農業歷史上，也是應佔有重要的一頁的。六九年我在訪美的旅途 中，與同鄉世交謝然之先生相晤，談到宗瀚先生的往事，老成凋謝，彼此都相與欽歎，所幸哲嗣君山世兄才學超羣，國之英豪，克振家聲，明德之後，必有傳人，足以告慰宗瀚先生於九原。

，計畫改良品質，研除蟲害等方法，以切花銷日為主，與台省中南部花農契作生產，一方面和日本關東生花市場多家訂約建立貿易關係，情況極為良好，歷時數年，頗有發展，所惜後因日本國內花農發生波折，及我國內對花卉的各種改進設施，難以開展，遂告中止。宗瀚先生畢生對農業倡導發展具有熱忱，樂於助人，在台灣固然是遺愛在人，廣受其澤，人們對他都似獲得甘棠的餘蔭，追思不已，就是在中國的農業歷史上，也是應佔有重要的一頁的。六九年我在訪美的旅途 中，與同鄉世交謝然之先生相晤，談到宗瀚先生的往事，老成凋謝，彼此都相與欽歎，所幸哲嗣君山世兄才學超羣，國之英豪，克振家聲，明德之後，必有傳人，足以告慰宗瀚先生於九原。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，請將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捌百元（折合美金貳拾壹元連郵費在內），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（航空另加郵費）